

状元故里觅诗魂

——首届吴鲁文化季征文作品选

主办单位:中共晋江市委、晋江市人民政府、晋江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、晋江日报社

吴鲁的梅花

李锦秋

我幸与吴鲁同邑,且于多年前求得其著作《正气研斋汇稿》《百哀诗》。今日读《百哀诗》,即从其卷下里请出两株梅花。

在第一株《梅花》里,“戍鼓声残鼓笛催,纵横虏骑起氛埃。梅花不受胡尘厄,独自凌寒次第开。”读这首七言绝句,我的脑中首先跳出来的是王安石《咏梅》中的“凌寒独自开”的句子。两者写的都是梅花那高洁、坚韧、顽强不屈的精神品质,为人们所赞叹。应该说,这种写法在中国古典诗歌中,已深入诗人之心,既传情达意,又从心明志,而梅花往往又是诗人自喻的意象。

在吴鲁的这首诗中,这株梅花显得有些不一样。起句在远景听觉的线性推进中展开,以描写边关鼓声的减弱和岁末腊鼓的强烈催促,形成一种对比的反差,营造出富有历史沧桑感和凄凉、悲伤氛围之意境。紧接着第二句承以外夷入侵的马蹄肆意横行,造成了兵荒马乱的近景的大视觉打开,托出诗人的悲愤之情。一句写景,一句叙事,两者的结合为这株寒梅的出场设置了特殊的情境,也起到了铺垫的作用。这注定是与众不同的梅花,它“不受胡尘厄”,既身在时境下,又超然地跳出时境之囿,毅然决然地一朵挨着一朵盛开。这株梅花何尝不是诗人的自我写照呢?他以梅花的品格自勉,不因时局之变而易节变志,表达了对自身追求的坚守。

关于另一株梅花的是一首七言律诗,成一个颇有意思的时间点,即立春前三日。他写道:“百卉摧残虐雪霜,共殷岁律转三阳。春风胡骑舒惨惨,冬日愁城短亦长。天闭迅雷难自蠶,半顷骤雨悔仁羊。衙门烟柳苍茫里,昨夜寒梅梦故乡。”(《先立春三日》)冬天来了,春天还会远吗?这句诗显然是无法平复诗人的悲愤之情的,于是他很用力地用词。百卉是被“摧残”的,被雪霜“虐”的。舒畅欢快的春风,因为胡骑的横行而变得忧苦万分。人们在被困的城中,心境愁苦得连日子都觉得很漫长。而万物生发的惊蛰,则因迅雷因“天闭”而被扼住了……一个场景接一个场景,一份份深重的凄楚在叠加,诗人低落的情绪似乎正在像被灌气的气球那样越变越大。

被困燕京,诗人的眼睛在寻找熟悉的事物。平日所见的“衙门烟柳”,这历史的遗迹更破败且杂树丛生,好像更深远地陷入茫茫的尘烟中,随着那场意想不到的变故模糊不清地显现着。在风雨飘摇的岁月里,这无疑又是沉重的一击。那么,何处可安心?无数旅居在外的人,故乡都是他的方向。或许基于此,“昨夜寒梅”代我或我化寒梅,梦回来处:故乡。这让我想起了王维的《杂诗》中那句“来日绮窗前,寒梅著花未”,一样是故乡的温暖在心头涌动。或许我们可以说,此处的“寒梅”被诗化了,是一种典型形象,象征故乡也代表着诗人自己。

谈及此,不得不说起岑参《行军九日思长安》的“遥怜故园菊,应傍战场开”诗句。同样是战火纷飞的境况,浓烈的思乡之情同样跃然纸上。除此之外,当我们再深一点去遐想,岑参的“故园菊”有着沉重的哀痛,也隐含着对未来收复长安的深切期待,而吴鲁的“寒梅”何尝不是如此呢?他们都饱受困厄的苦痛,也绽放希望的花朵,是心存美好明天的迫切向往。

当我们再回到吴鲁的那两首诗中对外夷“纵横虏骑”“胡尘”“胡骑”的表述,一下子可见诗人对这些入侵者的强烈痛恨。面对“庚子之变”的动荡时局,作为福建历史上最后一位科举状元,诗人没有几自沉沦、沮丧,其拳拳爱国之情汨汨而出,激荡着读者的心灵。

白居易说:“文章合为时而著,歌诗合为事而作。”吴鲁在《百哀诗》卷上的开篇语中自述:“庚子拳匪之变,余困处都城,闻见之间,有足哀者。愤时感事,成诗百余首,命曰:《百哀诗》……盖以志当日艰窘情形,犹是不忘在莒之意焉。后之览者,亦将有感于斯诗。”此两者不仅相印证,也在阐释诗歌与时代的关系,即诗歌的“历史使命感”。很显然,吴鲁积极践行了这一理念,是胸怀国之大者。

由此观之,吴鲁的寒梅不仅是一朵塑造与展现个人高尚品格的花,更是一朵寄托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花,一朵民族坚韧不拔精神的花。我也想成为这样的一朵花。

(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、福建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、《福建文学》杂志社编辑部主任)

味道

过年吃皮蛋

梁子

春节期间,得闲整理东西时,挪了架子上的食物,顺手把皮蛋盒拿了下来。看着手中的皮蛋,忍不住剥了一颗直接吃了起来。“吓人,不煮粥,能咽得下?”怕皮蛋的人,永远理解不了皮蛋原味的香。“皮蛋,要直接吃,没有其他食物掺杂,味真才能过瘾。”说话间,一粒皮蛋已在我嘴里碾化成泥。这微Q弹的嚼劲,舌面微辣和皮蛋特有的香气在唇齿间回荡。味蕾得到满足后,我不禁酸了一句:“人间有味是清欢。”

我对皮蛋的喜爱源于小时候。那时物质匮乏,皮蛋属稀有食品,只能在春节才得以见到它的情影。我们家是居民户口,因而在每年年兜都会得到一小竹筐皮蛋的供应。记得当时的皮蛋叫“松花皮蛋”,被装在大竹筐里,竹筐里铺着袋子,每只皮蛋都包裹着一层拌有谷壳的湿漉漉的红泥巴。

在我们家,大年三十的年夜饭,皮蛋是一道不可缺少的小菜。傍晚,父亲会拿出五六粒皮蛋,坐在走廊的小椅子上剥。他剥得特仔细,生怕谷壳和红泥粘在蛋上。父亲会先拿张报纸把谷壳和红泥擦掉,小心翼翼地磕着蛋壳,让蛋壳脱离蛋。剥好后,他用嘴角咬着线的一头,一手拉紧线的另一端,在皮蛋上来个回绕,皮蛋就一分为二,二分为四。不一会儿,一盆漂亮的皮蛋就出现在年夜饭的餐桌上。

父亲通常会给我留一两粒擦干净的皮蛋,让我自己剥。我总是学着父亲的样子剥好蛋,不同的是我会把剥好的皮蛋拿在手中,左看右瞧,把雪花般剔透的皮蛋看个够。一朵朵纹路清晰的松花在黑或橘黄色的蛋白上栩栩如生,如一朵朵镶嵌在玻璃窗上的雪花。“松花江的雪花也像这样吗?”我总是傻傻地胡思乱想。

欣赏完松花,拿起皮蛋,张口就咬。蛋白Q弹无比,特别是橘黄色的那种,非常有嚼劲,一个字“爽”。还有里面呈泥状的黑蛋黄,微辣间刺激着舌面,香!大年三十这一天,父亲因为独宠我,放任着让我吃。我通常是一天一个,把皮蛋当零食吃。直到正月十五年底,我的这种在全家中独享皮蛋的待遇才告结束。

随着时代的发展,如今物质丰富,在超市及食品店都可以随时买到皮蛋,人们吃皮蛋再也不用等过年了。但过年吃皮蛋,已成为我人生中一个独特而美好的记忆。



一树梅花映草庵

陈巧玲 林清哲 撰



画外音

无需登临峰峦,即可拥你满怀

有心的人被指引至上山的路径

眼前是满山沉默的石刻

提一篮明亮的香气抵达我们

拈花的人又在收集岁月更替里的光阴

充盈一朵梅幼小而灵敏的耳蜗

有悠远的声音回荡、轻唤

暗香浮动的日子

移动着款款步履,踩亮新岁序曲

高举起粉白的小灯笼

当寒冷一步步将草庵降低,一树梅花

如何在古老中看起来更显年轻

千年古松也在教诲身旁的百年古榕

如何与不远处涛声,两小无猜

一顶茅草还在山腰处安枕退隐的石室

也非高不可攀

拾级而上。万石梅峰并非怪石嶙峋

尹继雄

轻叩草庵的门扉



行走

蔡长棧

国道324线上,泉州与厦门交界处是一座山势险峻的山丘——小盈岭。2025年春的一天,我自驾游小盈岭。时隔50年,站在小盈岭之巅,望着旧貌换新颜的山岭风景,心中满是对过去时光的回忆与怀念。

小盈岭在古代曾是同安、漳州通往福州官道的必经之地。当时小盈岭地处荒野,山势险峻,坡度又长又陡,常年风沙弥漫,过往路人苦不堪言。宋绍兴年间,理学家朱熹任同安主簿,经常往来同安、泉州,看到小盈岭地处山坳,易于形成风口,村民翻山越岭,受尽风沙肆虐,当即在小盈岭顶建造一座石坊,亲笔题字“同民安”。他还在石坊周边种下四棵榕树抵御风沙。如今,尚存活的一棵榕树,历经800多年的风霜,依然挺立在小盈岭。

小盈岭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,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印记。1651年,清廷派福建陆路提督杨名高率数千兵马,自福州南下驰援漳州。郑成功率军在在小盈岭设伏,与清军恶战,最终大败杨名高。

我漫步在小盈岭上,望着国道上川流不息的车流,人潮起伏。在那棵800多岁的榕树下,我眯眼静坐,沉思良久,随着怀旧的思绪,回到青涩懵懂的青春年华。

那是20世纪70年代,我高中毕业后,父亲东渡西拼,凑集80元,给

重走小盈岭

我买了一辆二手永久牌自行车,用于载客载货,赚取几个铜板来补贴家用。有一段时间,我骑自行车奔波往返于晋江安海与同安马巷之间,贩卖海产、烧酒、大米及其他农产品。小盈岭乃我贩货必经之路。

小盈岭不但坡长而且狭窄陡峭,赤土路面上蒙着一层沙粒,碰到下雨天更是泥泞不堪。我骑着载满货物的自行车来到小盈岭脚下,望岭长叹,心中既有对未知的恐惧,也有对未来的希望,只能咬牙接受大自然的挑战。这条山路将是对我体力和意志的双重考验。

骑自行车载货上坡时,人要从下车,左手扶着车把,右手紧抓自行车后铁架,用右肩顶着货物,双脚往后蹬,推着自行车挪行。伴着沉重的喘息声,我大汗淋漓,浸湿衣衫,终于到了岭顶。我将车艰难地停靠在一处简易草棚边,喝一碗五分钱的淡茶水后,再继续赶路。

说到路边喝茶水,当时碰上不解之事,买来的路边一碗茶水上,会漂浮着几粒谷壳,后来问父亲才知道原因。父亲对我说,你碰上好人了,我们重体力劳动,往往不接气,这时喝水一定要将胸中的积气呼出,不然会得“气胸”。那个卖水的人把谷壳放在茶水上,你要喝的时候必须对碗吹气,待谷壳飘散,才能喝到茶水,这样你心中的积气吹出,人就没事了。

下坡时,我更是心惊胆战。因

坡崎又长,人骑自行车上,必须手刹、脚刹并用,双手用力稳住车把,保持重心平衡,生怕稍不留神,下面的山沟就是我的归宿之地。然而,初生牛犊不畏虎,我总是仰天吃喝,自我壮胆,瞬间呼啸而过,直达岭底,一路有惊无险。

每一次穿山越岭,对我来说都是一场磨难。我渐渐驾轻就熟,砥砺前行。车轮滚滚,承载着我的心酸与激情。闽南人有句话:“天公疼惜愚人。”所幸一路虽坎坷,风险逆旅终化坦途。晋江人“爱拼才会赢”,关难过关过,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岭。回首往事,长太息以掩涕兮。

如今的小盈岭,经过开挖降坡平整,不再那么陡峭。一条坎坷不平的赤土路,换成了双向四车道和平坦的水泥路面。相隔不远处就是沈海高速公路和福厦高速铁路,高速公路、高铁轨道与山岭并行。随着岁月更迭,小盈岭交通要道焕然一新。

伫立在小盈岭之巅,我心中情感难以言表。故地重游,抹不去的影像依然清晰,那些曾经的瞬间定格成为永恒的记忆。正在冥思中,我蓦然被旁边一辆车上的车载音响惊醒。一首耳熟能详的歌曲《我已不是当年的我》,那低沉略带忧伤的旋律,回荡在山岭上空。是啊!我已不是当年的我。踏过斑驳的岁月,物是人非,曩已星星也。小盈岭烙印着我的人生足迹,记录着我人生旅程的篇章。

我与紫叶李

郑玉治

极目远眺,朝阳正从江海交汇处喷薄而出,万道金光倾洒在施工中的跨海大桥上,显得美轮美奂,如诗如画。桥头的工地,桩柱静静矗立,塔吊机台有序运转,一派忙碌而充满生机的景象。此刻,我站在跨海大桥工作台上,思绪万千。紫叶李,浮上了我的心头。

曾几何时,跨海大桥引桥附近,有一片如梦似幻的紫叶李。它们恣意生长,构成一道绝美的风景线。然而,因工程建设的需要,前段时间,它们不得不暂别故土,踏上外迁之路。此后,我每天都盼望着这边的桥段能早日与对面的桥段连通,盼望着那些紫叶李能尽快回归。

我与紫叶李的缘分,要追溯到2019年。那时,我家刚从泉州老城区乔迁到东海新区。侄子告诉我,附近有一片紫叶李,花开时美不胜收,有空不妨去看看。起初,我并未上心,直到有一天黄昏,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漫步过去。到了那,眼前一亮,只见此处景色醉人,步步盈香,温馨惬意之感油然而生。自那以后,我便常去看望紫叶李。

紫叶李,清新雅致,宛如下凡的仙子,带着与生俱来的典雅华贵。其叶片色彩独特,春季繁花盛开后,紫色或红色的叶片便悄然爬上枝头,从春至秋,装点着时光。那些盛开的花朵,更是秀美至极,粉白相间,恰似少女娇羞的脸庞,满是温柔与纯真。每一朵花上,五片洁白如玉的花瓣挨挨挤挤,好不热闹。中间黄黄的花蕊,像一根根小巧的豆芽,有的已全然舒展,尽情展示着生命的活力;有的含苞待放,蕴含着无限的生机。

紫叶李林间,时常可见身姿轻巧的海鸟。它们三五成群,欢快地跳跃着啄食,一见到人,便“轰”地一下振翅高飞;蝴蝶则似灵动的仙子,在五颜六色的花间翩翩起舞,悠然自得。偶尔会遇到一些居民或者游客前来赏花打卡,目光交汇时,大家都会静静地互相含笑致意。对紫叶李的喜爱,让人与人之间更加亲近。

夏末秋初,紫叶李树上挂满了红彤彤的果子。其果近球形或椭圆形,表面微披蜡粉。在阳光的轻抚下,此时的李果,宛如一颗颗宝石,圆润饱满,小巧玲珑,让人看了就心生欢喜。踏入紫叶李树丛中,一阵果实的清香扑鼻而来,瞬间沁入心脾,让人忍不住深深吸几口,沉醉在这紫叶李给我们带来的美好与喜悦中。

2023年7月28日,泉州史上最强的台风“杜苏芮”呼啸而来,中心最大风力达到15级。那夜,我在风声雨声中辗转反侧,那临近江海边的紫叶李,会是怎样的景象呢?我不敢想象。第二天早上,我心怀忐忑,犹豫良久,最终还是鼓起勇气,决定前往探望我心爱的紫叶李。未曾想,映入眼帘的却是另外一番景象。或许是台风行进的方向使然,更得益于江海边一排排茂密高大的木黄树的抵挡与保护,加上紫叶李自身发达的根系和养护工的精心加固,这个时候它们竟然大多安然无恙。除了少数有枝杈折断的情形外,绝大多数依旧生机盎然。这真是生命的奇迹,也是紫叶李的幸运!正所谓“苦不入心,生命自有芳华”。

如今,当我站在这正不断延伸的跨海大桥的施工工作台上,往江海深处展望,心里不禁想道:对于那些被迁徙的紫叶李来说,这何尝不是另一种绽放?它们让渡出生长繁衍了十来年的领地,像褪去旧壳的蝉,等待着与跨海大桥共同完成城市的羽化。当第一辆汽车驶过跨海大桥时,紫叶李将在风中摇曳,用花语讲述一个关于生长的故事——在时光的长河里,所有的离别都是为了更好地重逢。

父亲的猫

墨江

水泥砌成的日式灶台裂着缝,灶里几根木柴烧得“毕剥”作响,粗瓷粥碗吐出着淡青色的烟,锅里的粥渐渐升温冒出水汽。父亲端坐在塑料矮凳上,于灶前看火。间隙,他双手交叉胸前,望着远处,陷入沉思。他养的狸花猫,端坐在一旁的水池沿,向着父亲相反的方向凝望着。几抹夕阳洒在地上,橙黄得耀眼。堂妹拍下的这张照片让我泪眼婆娑。我竟看到了岁月和孤独。

猫是一年前抱养的,起初父亲很是抗拒,没想到现在成了他的陪伴。

母亲因病离世,转眼已廿载。父亲则摇身一变成了全能人士:他是理发师,是养蜂农,还是村里大鼓吹乐队的核心成员;家务活一应俱全,洗衣、做饭、打扫、养鸡、养鸭、养猪,蒸安米糕、包粽子,一个人可以应付乡村全部人情世事。但毕竟精力有限,难免顾此失彼。要做的事情太多,家里就拾掇得不是很利索,给老鼠很大的生存空间。家里闹了鼠患。

没有事先和父亲商量,我决定在老家养一只猫。猫是从惠安小舅子餐馆里抱养的,被送到父亲手中时,还沾满牛肉膻气。

我是三天后回老家才第一次看到这只猫。它刚出生不久,娇小脆弱,毛发灰色间杂褐色条纹,还有点炸毛,看到人来,会警惕地退缩到墙角。

狸花猫被小儿子巨旦亲切唤作“灰灰”。巨旦甚是好奇和喜欢,整天追着要抱它。它则总是一溜烟地钻进桌底或者各种杂物堆里。

“要死,喂它稀饭都不吃。它只吃猫粮,不好喂养!”父亲抱怨猫太娇贵,一脸嫌弃。我跟他讲,尽管喂猫粮,费用不必担心。父亲依然心存抗拒。

可我发现,有了灰灰,巨旦经常主动嚷着要跟爷爷视频,打探灰灰的状况。父亲则乐此不疲地回应着。爷孙俩有了新的沟通话题。

担心猫会跑丢,父亲找来一根绳索,将它绑了起来。有时绑在楼梯角,有时绑在沙发旁,有时绑在大门口。

过了一个月,我回老家,发现屋内充斥着一股刺鼻的味道。仔细一看,地板上有几处猫的大便和小便干了的痕迹,沙发上也有几处。

“你有没有给它准备猫砂吗?”

“有啊!可它都不用!”父亲拉我去看。我一看,有点哭笑不得。在楼梯底下,一个隐秘角落,放着一个巴掌大的搪瓷盆。盆里装满了砂子,上面隐隐可见一些猫的粪便。

“猫撒泡尿这个盆子就满啦!”我说道。父亲竟不知道要换猫砂。我提议将猫解绑,让它自己解决大小便的问题。果然从此它家屋里就干净了。

灰灰偶尔会跑到邻居家,跳上桌,偷吃拜神用的猪脚,引来邻居咬牙大骂:“这是一只坏猫!要死!”也偶尔会偷吃自家的饭菜,父亲对此又是一阵苦恼。

可是猫似乎也通人性。当大家对它有意隔离时,灰灰似乎也懂哪些东西碰不得,渐渐地也就不碰了。人猫之间,开始相安无事。老鼠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断了踪迹。

灰灰没有绝育,怀过两次孕,前后诞下四只猫仔,但不知道为何最后猫仔都不知去向。一直只有灰灰陪着父亲。灰灰成了父亲的“老来伴”。他在躺椅上午睡时,灰灰就盘在塑料凳上打盹儿;他在家里吹喇叭时,灰灰则摇着尾巴在屋里踱来踱去;他外出给人剃头时,灰灰则会跳上门口的连排凳,送他出门,迎他归来。

父亲被迫养了只猫,意外多了个陪伴,而我则无意间多了些许慰藉。这大概就是父亲养猫的意义。